

## 人口较少少数民族文学的大意义

——写在“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文学论坛”暨“文学作品选集”首发之际 □刘大先

日前,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文学论坛暨“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达斡尔族卷、鄂温克族卷、鄂伦春族卷的首发式在京召开。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白庚胜、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朝克、内蒙古作协主席特·宣布扎布、内蒙古作协秘书长锡林巴特,以及40多位专家学者、作家代表参加活动。与会人员对这三卷“文学作品选集”的发行在推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方面的积极意义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少数民族作家代表畅谈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经验和对本民族文学未来的展望。

白庚胜谈到,这次出版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的达斡尔族卷、鄂温克族卷、鄂伦春族卷,是中国作家协会推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一部分。这是对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成果的梳理与检阅,是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的大事,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盛事。本次入选的作品,是1976年至2011年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短诗等门类的佳作。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和长篇报告文学则暂列存目,适时另行选编出版。

朝克认为,这三卷“文学作品选集”的推出,呈现了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崭新的文学创作面貌,为民族文学研究事业注入了强劲活力,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

据了解,“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总共55种,是2012年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之后中国作家协会推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中的一个宏大项目。如今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散居在全国各地的人口已经不少,但习惯上还是被称为内蒙古“三少”民族,因此,达斡尔族卷、鄂温克族卷、鄂伦春族卷这三卷选集均由内蒙古作协牵头组织编辑。受特·宣布扎布及锡林巴特委托,三卷选集分别由吴刚、刘大先和姚广编选,今年陆续出版。

此次论坛请来了这三个人口较少民族散居于内蒙古、北京、黑龙江、甘肃、辽宁等地的30多位作家和学者,希望在对话中能够对以下问题有所回应:某个边地人口较少少数民族的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版图中究竟体现了什么样的特色、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能够为整体文学提供什么样的养料?达斡尔族总人口只有13万多人,鄂温克族只有3万余人,而鄂伦春族仅8千多人,但人数的多寡与文化的丰厚并无必然关系,正如经济的发达与否与道德修养的高低也没有因果链条,“三少”民族文学的创作实绩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有着悠久口头文学传统的族群,一直没有书面文学,但是一旦开始了当代文学的历程,就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它们的作家用汉语、蒙语迅速创造了一系列精彩的篇什,并且产生了具有全国性乃至国际影响力的人物,如李陀、乌热尔图等人。李陀当然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达斡尔族作家,任何一个写作者都不会将自己局限在某个族群的狭隘范围之内,但这并不妨碍达斡尔族文学史将其列为重要的一员。

比较文学学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曾说:“这是一个被心照不宣的力量支配的空间,但是它将决定在世界上到处被写出来并到处流传的文本形式;一个有中心的世界,它将会构建它的首都、外省、边疆。”也就是说,文学有种隐约含糊却又坚实存在的“标准”。用时间做比喻来说,原先各个地方、不同民族其实都有着各自的认知,但是一旦“格林尼治子午线”成了现代时间的标准线,无远弗届的亚非拉美等地方都要以这个欧洲中心规定的刻度为准绳了。文

学也有自己的格林尼治线,对于后发的现代中国文学来说更是如此。我们如今的文学很多时候是以巴黎、伦敦、纽约、斯德哥尔摩为衡量尺度的,如果某个文学不与这些文学世界的“中心”保持一致,往往会被无视,或者被认为是不合格的残次品。而在中国文学内部,文学的中心常被认为是北京、上海、南京这样的先发地区,虽然文学中心与政治、经济中心并不必然保持一致,但是先发优势通过文学机构、评价机制、传媒与刊物等,还是确立了这样的文学权力格局。这样一来,少数民族、边地的文学便在这种格局中处于劣势位置,它们常常天然被打上“局部的、不具备通约性的烙印,必须要超越于具体族群的边界,才有可能获得更广泛的影响。因而,如果某个声名已经超出其族群之外的作家被称为“某族作家”,他往往会感到不满。

这个问题背后有着深刻的“文明等级”的误解和逻辑层次不明的错觉,即我们的评价和自我评价实际上都被“文学格林尼治”左右了——如果按照这种观点,“三少”民族文学在文学共和国中属于“边疆”。但我们需要注意到,文学总是从个体出发的,它必须有着坚实的落脚点,才不至于蹈空而言,它的普遍性总是根植于这种具体性之中。对于少数民族文学而言,我认为其最好的状态是在“鄂温克卷”后记中所说的“小民族大胸怀,小文章大关怀,小叙事大境界”。有了这样的认识,小民族文学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发言,一个“小民族作家”同样也可以是一个世界级作家,就像柯尔克孜人艾特玛托夫、有着毛里求斯血统的勒克莱齐奥,或者特尼立达和多巴哥的印度后裔奈保尔。

“鄂温克卷”中选了乌热尔图、乌云达赉、涂志勇、杜梅、安娜、涂克冬、庆胜、阿日坤、道日娜、敖蓉、德纯燕、德柯丽等人的作品。“达斡尔卷”选了萨娜、孟晖、阿凤、苏华、苏莉、昂达、傲蕾伊敏、赵国安、安晓霞等人的作品。“鄂伦春卷”选了敖长福、阿代秀、空特乐、敖荣凤、孟代红、刘晓红等人的作品。他们的水平自然参差不齐,有的人的写作如果从“文学格林尼治”的标准来看,可能并不出众,但是问题恰恰在于“文学格林尼治”的“文学性”经过30年来的各种思潮与试验,已经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了。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审美的体验、娱乐的消遣,它也是教育和认识的途径、自我表达和张扬精神的渠道,更是凝聚族群、振奋精神的工具,换句话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三少”民族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小民族的日常状态,他们所关心的事物、心里想要表达的欲望以及情感诉求的倾向,内蕴丰厚的文化传统及对这种传统的自豪与珍重。我们读这样的作品,只要不带着惯有的审美惰性和思想偏见,都能从哪怕最简陋的文字中汲取到不可忽略的灵感,就好像从表面充满杂质的原石中发现珍贵的白玉。

从文学史上所谓的“新时期”以来,“三少”民族文学第一波浪潮直到当下,现代性中的内在冲突与裂变就是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它以两种形式被表述出来:在历时层面是传统与现代、不同时代之间的矛盾;在横向层面是族内共同体与外来者、地方性与全球性的拮据。这些作品往往在清新刚健中蕴含深沉广阔的思索,直到新世纪以来,这种现代性的失落依然是挥之不去的主题,只不过它更增添了一种挽歌式的怀旧色彩和忧郁笔调。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强势进入,造成了执拗性的退守形态,使得越来越多的“三少”民族作家投入到对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强调之中,这在整个中国多民族文学中都是值得注意的普遍现象,因为差异性才是应对全球通约性的资本和基点。但这无疑使得写作主题窄化和单一化了,文

化寻根和认同的强势造成了更多可能性的压抑,让那些更富自我更新、自强不息的主题被掩盖,因为即便是边缘、边远、边界的少数民族,也都不是自外于主体、主流、主导性的文化与话语之外的,它的命运总是交织着大时代的变革。所有的忧伤与欢欣、哀愁与希冀、失落与梦想、迷惘与探索都是整个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一切的文学活动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既是“三少”民族文学,也是中国文学,更是世界文学,回响的是时代的聲音,只不过是“文学格林尼治”之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进行双重反思,首先是反思我们的文学话语是不是出了问题。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容易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尽管党和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进行扶持,但是因为长久以来的文化惯性和“文明等级”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其实,这并不是因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上的问题,而是在由“文学格林尼治”影响下的既定教育系统中培育出来的批评者缺少知识储备和同情心的关怀。少数民族题材也往往缺乏商业性的价值,无法在市场上获得广泛的关注,所以它们难以赢得主流批评者、研究者的梳理与阐发,也很难作为一种国家性的文学知识进入到主流文学体系之中。然而,各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足以自豪的文化经典,也产生了一些少数民族的知名和新锐作家。正是这些多民族作家的文学书写,反映了中国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中国文学生动的现场。

另一方面,“三少”民族作家也需要进行自我反思,应当意识到自我族群文化固然有着难以替代的价值,但“无牵无挂的无数人们”都是与我有关的。在回首往事、瞻望历史和关注现实、贴近生活的同时,文学书写要更多发挥想象、着眼未来,主动将自己个体及族群文化遗产融入更广阔的语境中进行思考。如果只是聚焦于本民族的小视野,而不关注他者的文化、总体性的社会变迁,则很容易落入“你不关心别人、别人也不关心你”的陷阱。

概而言之,在“文学格林尼治”之外的“三少”民族文学,构成了“中国精神”的一部分,讲述了一种不太为人所知的“中国故事”。它们通过对人物、风景、住所、仪式、饮食、服饰、习俗、信仰、禁忌等的描写与刻画,不仅绘声绘色地提供了让人身临其境的代入感,也是对于本族群文化的传播,保存了丰富的历史与情感信息,对他人起到了认知和教育的功能,增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容组成和多样元素。正如鄂伦春族卷副主编姚广所说,鄂伦春人长期生活在森林之中,在长期狩猎、采集等生产生活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产生了许多鄂伦春族民间文学创作。在鄂伦春族作家笔下,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对传统狩猎文化的无限眷恋、对森林生态命运的担忧,还有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忧患。达斡尔族卷副主编吴刚也谈到,达斡尔族作家汉文创作虽不足百家,但文学体裁丰富多样,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影视、评论等等,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尤以小说创作成绩最大。达斡尔族虽没有文字,但一直想尽办法保护自己的文化。他们用达斡尔拼音文字创作乌钦,有的作家还用蒙文或其他民族文字创作文学作品。

不过,其中也存在着向着族群共同体文化退缩的危机,而在我们这样的时代,需要主动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在关注本民族社会、生活、文化的同时,也努力在继承中有扬弃和超越,在一己的命运沉浮、悲欢离合中把握时代脉搏,脚踏草原大地,瞻望前行之路,毕竟每个人都与民族命运相连,那些素昧平生、从未谋面的各民族同胞其实都在经历相似的命运。

鄂西南的大山为秦岭与大巴山的汇合之处,生活在当地的人都愿意称自己为巴人的后代,相传土家族的先民也是由此而来。“下里巴人”一词缘于此地,语出战国时宋玉的《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让巴山人骄傲的是,他们的祖先显然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就有了传唱而和者甚众的歌谣。这一带一直被称为“歌舞之乡”,世居者能歌善舞,有许多乡间奇人如刘三姐一样会唱无数的歌,“山歌好比春江水”,“巴山云”,怎么也唱不完。还有的会讲故事、猜谜语,一乡一村皆如此,上个世纪“三民集成”之时,即搜集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让北京及武汉来的专家们喜不自胜,将这些地方称作故事村、谜语村,而那些民间的歌者则成了专家心目中的民间大师。

我在鄂西生活多年,每每眼前或耳边掠过“巴山”、“三峡”、“清江”等地名时,就会有一种特别的亲切从心底升起。不时会有一些朋友从那些地方来,我们一同回望故乡,在这北方的城市里,喝一杯清茶,却是从巴山的云雾之中采摘而来的,于是觉得,相隔并不遥远。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我读到了诺源的《巴国神曲》。

这是一部长诗,诺源试图为土家族书写一部史诗,进而而言之,是一部浪漫主义的抒情叙事史诗。在他的《巴国神曲》里,包含“远古之来兮”、“开疆之固兮”、“舞动之灵兮”三部曲,共计360诗章、5000多行。他的诗全部采用西方商籁体,也就是十四行诗的形式。他非常喜欢莎士比亚诗歌的风格,除了优美的抒情、高雅的诗性和思想的凝练之外,还特别推崇其诗歌的节奏美。他认为,节奏是诗的生命,节奏建立在诗歌本身依附的内容之上,一部诗歌的写作体裁,不仅决定了情感、情绪、生命的节奏,也决定了诗的语调。那些宁静的词、精道的韵脚,铺建起来的韵律,会与作者的精神状态紧密结合在一起,继而调动起读者的情感。

诗歌是心灵的艺术,诺源想用这样一种他心仪的方式,表达对土家族历史文化、诗意的建构,让那些沉淀的历史素材发出独特的美感,并着力开掘出深厚的文化内涵。事实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根源及坚实而又丰富的精神文化,就如同《巴国神曲》中所描述的土家族,从巴人到今天,其间有多少扑朔迷离、蜿蜒曲折,又有多少生命的奇迹、传世的精神瑰宝?这些都是读者所期待的。

诺源是这位皮肤黝黑的年轻诗人的笔名,他是巴山利川人,17岁时便已经写了厚厚的一沓诗歌,但是比较青涩。后来因为对生活有了真正的感悟,才有了真正的诗,就如他常对人说起的一句话:“没有谁比文字更懂我,如同没有谁比孤独更懂我。”因为生活的艰辛与家庭的挫折,他一直小心翼翼,拒绝别人走进内心,而对文学的真诚和不放弃、不妥协成为支撑他人生的强大动力。多年来,他务农经商、南下深圳打工闯荡,一直在追梦的路上跌跌撞撞,一直期待又同时坚信,在远方,一定会有春暖花开。

《巴国神曲》让他熬过一个漫漫黑夜,守着一盏灯火一支香烟,呕心沥血,煞费苦心,在这个人们痛感历史传统、人文精神被弱化的时代,他将生活的感悟、梦想的追求,与对历史文化的认知理解结合起来,让它们化作了诗行,化作了一个鲜活的民族的生命形象。据说,他的另一部长诗《楚魂》已经截稿,还将写作又一部长诗《巫歌》,从而形成一个关于巴山民族的史诗体系。如此宏大的创作规划,浸透了他的心血与梦想,如他的诗句:“对故土的爱/是那样的深/就像流星在宇宙颠沛的步履/把自己/碾成一道时间的印痕/刻下一首/淋漓尽致致进行曲……”他又说,接下来的路还很长,而他义无反顾。就像海子在《以梦为马》里写道:“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此火为大,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说实话,我不是诗人,起初诺源让我为他的《巴国神曲》作序,我觉得似为不妥。但诺源对于文学的虔诚、勤奋与坚韧,让我十分感动,还有,他对女儿的爱。他曾用写诗的手,也是谋生的手,笨拙地学会了为女儿梳头,为她扎一个快乐的小发辫。年幼的女儿曾问他:“爸爸,我们是不是叫相依为命?”那一刻,诗人内心的波动不亚于一片海洋。我想,这样的真情不能没有诗,而巍巍巴山,因为有一代代诺源这样的歌者,才使得古时的下里巴人唱到了今天。



新视野

## 巴山歌者

叶梅



## 大型原创舞剧《仓央嘉措》年末上演

中央民族歌舞团年度大戏——大型原创舞剧《仓央嘉措》将于12月27日至29日在民族剧院首演。

《仓央嘉措》是该团建团60余年来创作的首部舞剧,讲述了仓央嘉措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在这部舞剧中,包含了多彩的藏族舞蹈、优美的藏族音乐和独特的藏族民俗场面,塑造了仓央嘉措这位青年僧人的内心以及他身后灿烂而辉煌的民族文化。

该剧邀请藏族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丹珠昂奔为编剧,国家一级导演丁伟带领一个年轻而充满朝气的编导团队,与国家一级作曲家李沧桑、舞台服装设计师麦青等艺术家联袂制作。

舞剧《仓央嘉措》的剧组组建于2014年冬末。初春时节,剧组创作人员就开始了赴青海、西藏、甘南藏区一次又一次地深入生活,了解藏族同胞及僧人生活,学习并积累了大量的艺术和文化素材,同时还向多位藏族专家学者学习,用真诚而崇敬的态度,感悟仓央嘉措的心灵,翻越创作道路上的雪山。此次舞剧《仓央嘉措》中青年仓央嘉措的扮演者是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2012级大四在校学生黄琛迪,这位从来没有去过西藏的大男孩随导演组一起去甘南采风体验生活。剧组采风结束,他自己主动剃了头,提出要在寺庙里留下来更进一步体验生活。他说:“就在那个时候,一切从里到外都发生了变化。”

据了解,《仓央嘉措》以独特的创作思路、浓郁的人文情感和强大的编创队伍,获得201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国家艺术基金是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旨在推进我国艺术事业繁荣发展的公益型基金。

目前舞剧已进入紧张合成排练阶段,丁伟说,作为中央民族歌舞团首部舞剧,选择《仓央嘉措》这个题材经过了众多专家的多次深入讨论。从人物的艺术表现力来讲,仓央嘉措内心的矛盾冲突让人着迷。在西藏的艺术史上,仓央嘉措的作品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影响。通过这部舞剧,可以让更多的人对西藏的宗教艺术有进一步的了解。丁伟还谈到,在寻找题材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同胞朴实的真情让艺术家们深有感触,因此这部舞剧也集中在体现仓央嘉措的乡情、亲情和爱情这三方面。(明江)

## 声音

## 诗歌如何更好地走进大众

□黄逸松(壮族)

这一点,也是我们在网络时代坚信书籍不会消亡的理由之一。哲学家迈克尔·海姆说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书籍会给人带来一种与众不同的出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注意力高度集中,内在的暗示感受性也得以提升。由于书本,我们可以通过沉思冥想中的全神贯注和稳定符号的持续暗示抵达心灵深处。”这是一种进入“神与物游”状态的阅读,会让我们进入遐想、沉思之中。然而,这种审美的阅读,需要读者具有极高的自觉性,因为它是完全由读者掌控的接受行为。

其实,诗歌走进大众的途径很多,比如诗歌借助电影走红,诗歌变成各类广告标语得以传播等。但在这些实践中,诗歌失去了主体的地位,成为了某些“目的”的工具。我们更愿意看到这样一种传播方式:它以诗歌为主体,能够把读者拉进一个“阅读场”之中,耐心地去阅读每一行诗句。比如深圳“第一朗读者”活动所进行的尝试。

“第一朗读者”是由深圳市戏剧家协会主席、诗人从蓉倡导的一项公益诗歌活动,它将诗歌、戏剧、音乐等多种艺术元素集合于开放式沙龙,以朗读者听觉和立体的视觉等形式,让诗歌走向大众,让广大市民听见诗歌、看见诗歌、热爱诗歌。从2012年至今,它以每月两期的密度推出,每期设定一个主题,让两位诗人围绕主题选取作品参与沙龙。在活动中,有主题诗人原汁原味的朗诵,有音乐家将诗人的

作品改编为音乐作品,以恢复“唱诗”和“歌诗”的传统,还有实验剧团对于所选诗歌作品的诠释性主题演出……诗、乐、舞在这里融合为一。此外,还有诗人的创作自述、学术主持的专业点评、观众的积极提问等,主办方还为主题诗人颁奖,以鼓励他们在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在活动中,诗人诗作成为了焦点,得到了极大的尊重。而读者一旦进入这样的氛围之中,会被迫去“细读”每一句从朗读者口中传出同时在背板上显示出来的诗句。沙龙也因此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阅读场,它把诗歌从静止的文字变为手舞足蹈的生动。

有人将诗歌分为“适合广场朗诵的诗”和“适合室内朗诵的诗”,并认为后者与书店、咖啡馆、酒吧等场所有着“气质上的一致性”。诗人于坚就认为,书店、咖啡馆、酒吧是朗诵现代诗歌的最好场所,它可以在空间上将新诗“被遮蔽的场”释放出来。“这些场所里可以悬挂电子屏幕,诗歌的文字不会损失,音响则使声音得到保证,诗人可以和乐队合作,诗人像布鲁斯的歌手那样成为念诗仪式中的主角,而每首诗都可以创造一次性的演绎方式。”

因此,诗歌的这一传播方式得到了诗人们的积极参与。目前,除了“第一朗读者”,类似的活动还有上海的“诗歌来到美术馆”、杭州的“舒羽咖啡馆系列诗歌活动”等。期盼更多城市举办这样系列性的活动,拓展新诗传播的空间,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



诗人阿翔在“第一朗读者”活动中朗诵诗歌

谈到诗歌与大众的关系,很多诗人会说,我不在意诗歌读者的多寡,我的诗歌是写给“无限的少数人”的。这种说法的确精妙,而且有点天衣无缝的感觉。但从实际来看,如果一个人的诗歌受到极大欢迎,他内心的喜悦也是无以言表的。创作诗歌,目的就是为了交流,能与更多的读者朋友交心,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诗歌如何走进大众也成为常常谈新的话题。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新媒体对诗歌传播的影响。比如,余秀华的作品通过微信、微博的分享,抵达亿万读者的面前。但在这么大的点击量面前,我想到,有多少人真正点进去,一首一首地把她的作品读下去呢?在新媒体环境中,我们习惯快速地浏览,聚焦于信息、话题,对作品可能缺乏耐心阅读。因此,对于很多人来说,微信、微博成了获取信息的途径,但深入的阅读还得回到书本之中。